

新市鎮沿海而興 金融城百年蛻變



香港是世界有名的國際大都會，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。在過去百多年的歷史當中，填海工程拓展了都市的發展空間，同時編寫了一部用海泥與石材書寫的城市進化史。

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佔領港島後，實施了殖民管治。香港島北岸（即現今中西區一帶）成為最先發展的地區，1842年當時港英便啟動首次系統性填海，在今日德輔道一帶推平潮間帶，為商業發展鋪路。1857年，海岸線已從海濱延伸至德輔道中。

不過，真正改變中環城市格局的，是十九世紀末亞美尼亞裔商人保羅·遮打主導的中環填海計劃。這個填海工程開拓了24公頃的土地，奠定了中環作為行政與金融核心的地理基礎，而香港會、最高法院、皇后像廣場等標誌性建築，也是建在這塊填海得來的土地之上。

填海工程推動新市鎮發展

二戰後香港人口急劇增加，從50萬激增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的200萬，填海工程成為解決土地需求急增的辦法。包括1957年完成觀塘對出海面填海工程，向廠家提供工業用地；荃灣海灣和醉酒灣展開大規模填海，成為發展衛星城市的重要資源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今時今日新界各個新市鎮的興旺，也是因填海工程而得到的成果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新市鎮發展過程中，屯門、沙田等地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。現今沙田城門河以南的土地，大部分原為沙田海的範圍，經過大型填海工程後成為可用土地。馬鞍山、將軍澳等地的填海工程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，造就新一代新市鎮的出現，重構了城市的人口分布。例如將軍澳現時有多達七成人口居於填海得來的土地之上，而八成住宅用地由填海所得。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香港更是進入填海「超級工程」時代。除了新界地區的新市鎮外，西九龍填海工程、赤鱗角新機場的填海工程等，都是甚為矚目的大型工程，成就香港成為擁有國際航空樞紐的全球城市。同時，中環繼續推進填海工程，位於中環的國際金融中心便是建於填海得來的土地之上。

數據顯示，填海土地貢獻了全香港12%的住宅用地、25%的商業用地和70%的貨櫃碼頭用地。更關鍵的是，荃灣、沙田、屯門等六個新市鎮的填海開發，容納了全港三分之一人口，徹底重構了城市的人口分布。沒有填海，香港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、貿易樞紐功能將難以維繫。

填海成就了香港的繁榮，但過去港英在推動填海工程時也不是一帆風順。1856年時任總督寶靈倡議的填海計劃，便因商界反對而未推行。



此外，在1997年《保護海港條例》實施後，填海面積從1984年至2000年的3,090公頃驟降至2000年至2019年的791公頃。過去二十多年中環至銅鑼灣填海計劃亦因法律爭議停滯多年，直到2019年才以「公共需求」為由重啟。

一直以來，香港「山多平地少」的地理因素限制了香港的城市發展，填海也成為了增加可用土地的



▲圖為1890年的中區填海工程，範圍包括今日介乎西環卑路乍街至金鐘道、德輔道中至干諾道中之間的土地。 資料圖片

◀圖為近年拍攝的中區。 網上圖片

一種有效方法。可以說，填海工程為香港創造了發展的基本條件，促進香港經濟活動發展之餘，也使得香港市民能夠安居樂業，在香港過去百多年的歷史當中是重要的一個部分。

●羅展恒

資深文化工作者，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，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。

昌黎義重慰情深 古道熱腸生死交



韓愈在《醉留東野》中曾說：「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，長恨二人不想從。」詩中韓愈把自己與孟郊之間的深厚情誼比作李杜，感慨與孟郊雖是同一時代的人，當總像李杜一樣別多聚少，

孟郊，字東野，湖州武康（今浙江德清縣）人。他的詩寫得凝重精煉，遒勁挺拔，別具風格，在唐代詩壇上，是一朵清香脫俗的奇花。由於孟郊的詩作絕妙，因此，他與韓愈一樣，備受人們推崇，被稱讚為「孟詩韓筆」（唐·趙璘《因話錄·卷三》）。

唐德宗貞元年間，韓愈結識了孟郊。兩人一見如故，彼此仰慕，一拍即合，很快便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心友。他們結伴郊遊，飲酒賦詩，總覺得在一起的日子過得太快。韓愈是頗了解孟郊的，他曾寫了一首《孟生詩》稱讚孟郊：

孟郊江海士，古貌又古心。
常讀古人書，謂言古猶今。
作詩三百首，窅默成池音。
時驢到京國，欲和薰風琴。

這首詩，形象地表現了孟郊的性格特徵，也概括了他當時的詩文成就。孟郊生性孤僻，憂鬱寡歡，少年時代曾隱居；後來又經常遊歷於洛陽一帶，透過覽物賞景，寄情抒懷。他好讀古書，又勤於寫作，故當時已是很有名的詩人。因此，韓愈對他欣賞不已。

孟郊雖才華洋溢，志氣滿滿，然而他得不到賞識和重用，在政治上很不得志。他一生曾先後三次參加進士考試，直到四十六歲那年才意外地考中進士。五十歲時，才當上一名小小的縣尉。他自己也曾憤慨呼喊「惡詩皆得官，好詩空抱山。抱山冷硯院，終日悲顏顏」。（孟郊《懊惱》）可見，當時的社會對他的壓抑有多深重。

韓愈認識孟郊後，非常器重他的才學，也格外同情他的境遇。他曾為了推薦這知心好友，四方奔

走，費盡心力，惜一直未獲理睬。因此，韓愈曾為孟郊大鳴不平：

有窮者孟郊，受材實雄鶩。
冥觀洞古今，象外逐幽好。
橫空盤硬語，妥帖力排異。
行身踐規矩，甘學恥媚灶。
寒酸深陽尉，五十幾何老？
（韓愈《薦士》）

韓愈盛讚了孟郊的才學和品格，說他通習古今，學問淵深，為人正直、剛強，從不巴結權貴，又深為他的不被重用而感嘆。

孟郊一生窮愁潦倒，常常處在令人難以想像的困境之中。他連飯都吃不飽，只好去挖野菜充飢；餓着肚子吟詩；衣服穿得破破爛爛，連出門探望朋友也是一種精神負擔。他的生活究竟有多悲苦！

對於孟郊的貧困，韓愈更是給予深切的同情和關懷。他不僅在物質上常常幫助孟郊，還在精神上不斷鼓勵他，替他申訴冤屈。他又不時地關注着孟郊的危難。元和初年，孟郊的三個兒子接連病逝。韓愈得知消息後，擔心孟郊經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，便寫了《孟東野失子》詩，加以安慰。詩中，他借上天的名義，一再勸說孟郊不必過分憂傷，要心胸寬廣一點，往遠處想。韓愈的一番話，令孟郊不再那麼悲痛。

官場的挫折，政治上的不得志，生活上的貧病飢寒，加上連年戰亂的騷擾，使孟郊一生歷盡苦澀、憂憤。

唐憲宗元和九年（814年），窮愁一生的孟郊，終於艱難地度完了最後一息。噩耗傳來，韓愈悲痛欲絕。他感覺日月星辰都失去了光輝；他時時緬懷故人，心中萬分惆悵。

韓愈和孟郊之間，情深似海。韓愈對孟郊的評價之高，證明了他對友人摯愛之深切和義氣之豪壯！
●釐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「三言二拍」刻畫民生 通俗小說出彩之作

文化淺談

馮夢龍（公元1574年至1646年），別號墨憨齋主人，明末江蘇蘇州人，自小好學，可惜科舉屢試不中，到五十七歲才補為貢生，六十一歲任福建壽寧知縣。他一生主要精力在於搜集、整理通俗文學上，編寫或改寫的著作不下數十種，其中最有名的是「三言」。

馮夢龍是通俗小說的積極倡導者，收藏了許多古今通俗小說。明熹宗天啟年間，馮夢龍擇其可以「嘉惠裏耳者」，與自己的作品編成一百二十卷，分三次刊行，各四十卷，這便是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，合稱「三言」。

「三言」中收錄的作品包括宋元話本舊篇，明代新作的擬話本，以及馮夢龍創作的篇目，前兩類作品都經過了馮夢龍不同程度的增刪和潤飾。這些作品題材廣泛，內容多樣化，有對官僚醜惡行徑的譴責和對正直官吏德行的讚揚，有對友誼、愛情的歌頌和對背信棄義、負心薄倖行為的斥責，也有宣揚綱常倫理，神仙道化的情節。

「三言」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及經濟活動，在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》《賣油郎獨佔花魁》等作品中，強調人的感情和價值應該受到尊重，這就是當時市民感情交織和道德觀念的反映。

此外，馮夢龍編印了兩部民間歌曲集《山歌》和《掛枝兒》，收錄了民歌八百多首。他在《山歌序》中提出借男女之真情，發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，表現了衝破禮教束縛，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。

馮夢龍也是一位戲曲家，留有傳奇作品《雙雄記》和《萬事生》。另外又更定湯顯祖的《牡丹亭》《邯鄲夢》，李玉的《一捧雪》《佔花魁》等傳奇作品數十種，糾正創作脫離舞台的案頭化傾向，

至於「二拍」，則是凌濛初（公元1580年至1644年）的作品，凌濛初字玄房，別號空觀主人，明末浙江烏程（今湖州）人，出身書香世家，可惜科舉考試屢遭挫折。萬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補廩膳生，崇禎七年（1634年）五十五歲以副貢選任上海縣丞，崇禎十六年，參與鎮壓平定淮、徐民變，不久殉職。凌濛初著述豐富，最為人稱道的是小說集《初刻拍案驚奇》和《二刻拍案驚奇》，這是中國最早的文人獨立創作的白話小說集。

「二拍」刻畫群商形象

《初刻拍案驚奇》於天啟十年（公元1627年）寫成，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初版刊行於明崇禎五年（1632年），各四十卷，兩書合稱「二拍」。小說內容有大量描寫商業活動的情況，刻畫了眾多商人的形象，可以知道當時經商已被市民階層視為正道善業。

描寫愛情和婚姻的作品在「二拍」中也佔有很大比重，大部分都肯定了青年男女，特別是年輕女性對愛情的堅貞和大膽追求。另外還有一些描述官吏活動的內容，揭露了統治階層的貪婪兇殘和荒淫無道。

從總體藝術而言，「二拍」雖然不及「三言」的水平，但「二拍」所選取的社會內容貼近普通百姓，更加真實反映了世俗社會的生活風貌，以及反抗禮教、爭取個性自由的精神。總括而言，明代中後期城市工商業快速發展，舊有的道德價值體系受到衝擊，在此社會背景下，通俗文學可以得到較大的發展空間，因而產生出通俗小說集「三言」和「二拍」。

由於「三言」和「二拍」編著年代相近，內容形式類似，故此後人合稱為「三言二拍」。在中國文學，特別是通俗小說發展史上可以說是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。

●緩圓 資深中學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哀悼重塑生死觀 從逝去中尋本真



每年清明節的掃墓祭祀、中元節的焚香燒紙、親人離世後家屬徹夜不眠的守靈儀式……在裊裊香火中，在對祖先的追憶與唸叨裏，生者與逝者建立了一種持續的連結，這正暗合了現代心理學所描述的、將逝者「內化」於心中並尋找新的連結方式的哀悼任務。

佛洛伊德在其經典著作《哀悼與憂鬱》中，首次清晰區分了正常的「哀悼」與病理性的「憂鬱」。他認為，哀悼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，個體需要將投注在逝者身上的情感能量一點一點地撤回，並重新安置到新的對象或生活目標上。這個過程無疑是極度痛苦的，但它最終的目標是接受失去的現實，讓自我從依附中解脫，重獲心靈的自由。

哀悼時常循環往復

後來的依戀理論學者，如約翰·鮑比，進一步將哀悼解釋為對主要依戀紐帶斷裂的自然反應。他描述了哀悼的幾個階段，包括麻木震驚、渴望追尋、沮喪混亂，以及最終的重組與恢復。需要強調的是，這些階段並非線性，而時常是循環往復的。

另一方面，哲學則將哀悼提升至對人類存在本質的叩問。海德格爾提出「向死而生」的概念，指出親歷他人之死，是我們最直接地遭遇「死亡」這一終極事實的方式。哀悼如同一記存在的警鐘，將我們從日常的沉淪與麻木中驚醒，迫使我們正視生命的有限性與自身存在的偶然性。直面死亡雖然帶來深切的焦慮，但也開啟了「本真生活」的可能性。

成功完成的哀悼過程，會對個體的生死觀與價值觀產生深遠且往往是蛻變性的影響。在生死觀上，哀悼能讓我們對生命的理解更為深刻。死亡從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轉變為具體而微的體驗，這使我們更加珍惜生命的脆弱與寶貴，學會接納死亡為生命自

然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這種接納並非消極認命，而是促使價值觀從單純追求生命的「長度」，轉向探索生命的「深度」與「質量」。在價值觀層面，哀悼如同一場徹底的洗禮。經歷過巨大喪失的人，往往會對外在的、浮泛的追求（如名利、地位）看得更輕，而將內在的價值，如愛、真誠的關係、身心健康、個人成長與內心平靜，置於優先地位。

這種痛苦的體驗也可能激發深刻的利他情懷，因為對自身痛苦的體認，轉化為對他人苦難的深切共情，從而更願意去關懷與奉獻，將個人的悲傷轉化為聯結世界的紐帶。更重要的是，哀悼推動人們追求生活的「真實性」，更不願活在他人期望的桎梏中，而是勇敢追隨內心的呼聲，活出真正屬於自己的人生。

然而，當哀悼的過程因各種內外因素受阻、壓抑或扭曲時，便會成為「未完成的哀悼」，這常是許多精神問題的根源。它也被稱為複雜性哀傷、延長性哀傷障礙，或被壓抑的哀傷。這可能是由於社會壓力要求「堅強」，個人防禦機制如「否認」過於強大，或者創傷過於劇烈，導致個體無法安全地體驗和表達悲傷。那些被壓抑的情感並未消失，反而像體內無法癒合的傷口，持續侵蝕着心理的健康。

同時，如果個體始終無法接受喪失的現實，其心理能量就會被大量耗費在抗拒現實的內在戰爭上，以致沒有餘力去適應新生活 and 重建自我。特別是當與逝者的關係中存在未解決的衝突、未說出口的話或未表達的愛時，當事人便容易困在這種「未完成情結」中，無法在內心完成告別，也難以建立新的聯結。下期，筆者將結合一些文學或影視作品中的具體案例來分析這種「未完成的哀悼」。

（二之一）

●文鯉

用舍由時真達者 行藏在我大自在

文苑英華

執筆之時，正在莆田參與研討會。而今天，剛好是大會安排全體學者到湄洲島參加「第二十七屆湄洲媽祖文化節」和「第十屆世界媽祖文化論壇」，我們需要在早上六點便從酒店開車到文甲碼頭轉乘渡輪到湄洲島上。此情此景，正好跟蘇軾寫作《沁園春·孤館燈青》時相似——「孤館燈青，野店雞號，旅枕夢殘。」——孤獨的館子裏，人們都還在夢中，所以燈光昏暗，格外清冷。我很討厭聽野店的雞鳴聲，因為我還沒睡醒，只好收拾這旅途殘夢……

這闕詞的小序是「赴密州，早行，馬上寄子由」，清楚說明了它的寫作時間。蘇軾因為與「新黨」的矛盾遭受貶謫。原本在杭州任職通判的蘇軾，因為思念在濟南為官的弟弟子由（蘇轍），所以請求調到鄰近的密州任官。這一天，正是蘇軾從杭州移守密州的時候。

詩人本來就是多愁善感。春天的離開，秋天的到來，往往會觸發他們那與生俱來的詩興。本來，能夠靠近弟弟子由任職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；可是，今次調任並非高升，只不過是換個地方貶謫而已。於是，這清寒的早上、清冷的旅館，加上人跡罕至的野店，很順理成章地喚醒了蘇軾潛藏心底的「悲傷」……

想當初，他與弟弟子由同赴汴京應考。他們就像陸機、陸雲兄弟一樣，風華正茂，才情洋溢。在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宋代，蘇軾兄弟也很

袖手何妨閒處看

熟讀儒家經典的蘇軾，自然聽過《論語·述而》的那一句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。它的大意是：如果我被重用，那我就會出來做事，積極貢獻才智；但是，如果我不被重用，那我只好隱退養德，保持自守。

此時此刻的蘇軾其實也是這樣想。他在詞中說道：「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」——用與不用，沒錯，是由時勢決定，我決定不了；但是行動還是退隱卻是由我自己掌控。既然時不我與，何妨閒來袖手旁觀？不愧是蘇軾，早已掌握了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的道理。而且，天性灑脫的他，更能懂得孔子的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」（《論語·公冶長》）的心境。

《沁園春·孤館燈青》最後一句是「身長健，但優遊卒歲，且斗樽前」——在厄運之前，既然躲不開、避不了，那就「放下」吧。南宋無門慧開禪師寫過一首詩，說道：「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其實，身體康健、心境閒適，才是對命運與敵人的最大「不妥協」。

●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」課程統籌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